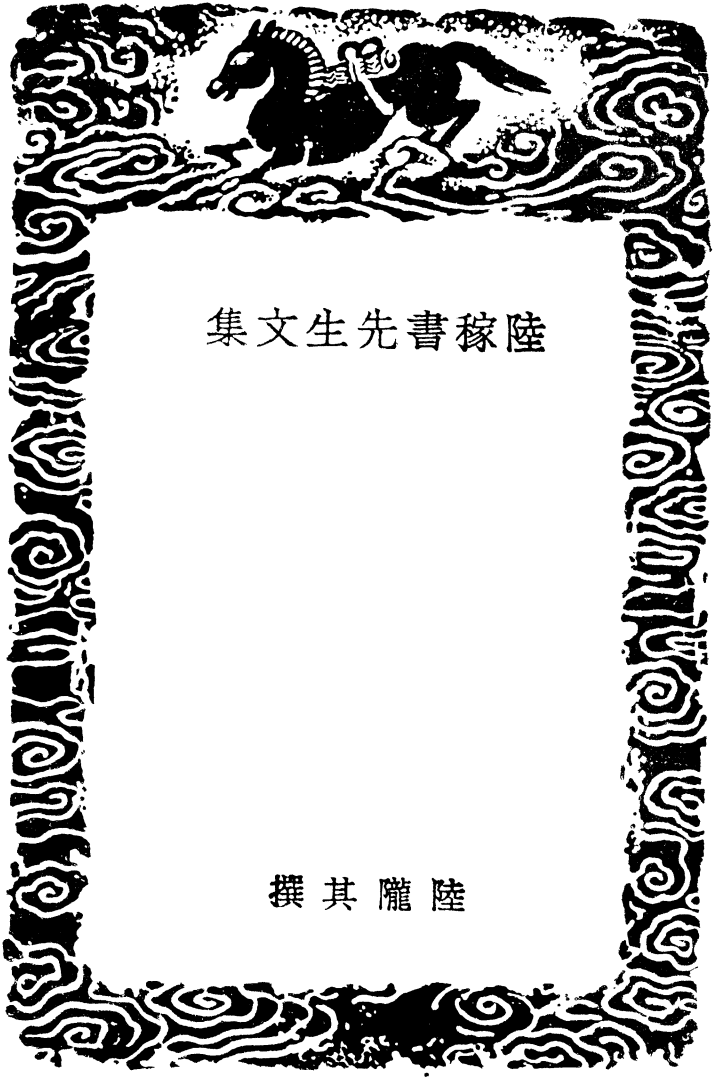
陸稼書先生文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陸稼書先生文集

陸隴其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衞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淸。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盛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埽迷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藎見孚於當宁。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而起敬。讀其書。恍然知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覩。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

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鞫實。論如律。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爲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遂罷歸。十七年。詔舉鴻博。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得旨召試。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日。萬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尸祝。部議。俟服滿仍補知縣。上曰。陸隴其係保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已奉公。實心任事。革除諸弊。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舉。得旨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士瘠民貧。荒多熟少。數年以來。皇上多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上年荒旱。被災之處。初奉諭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卹。恐有司惟考成

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敕部遵旨盡行蠲免。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煩。奏行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删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保舉可捐納。是清廉亦可捐納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閒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乞敕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幷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

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麤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乎。爾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由此遲悞。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懵憒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上深悼之。詔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臨雍釋奠。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旨俞允。乾隆元年。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諡。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上裁定。得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陸稼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太極論
錢子辰字說
讀東萊博議
書四書惜陰錄後
題許勛亭小像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下
泰伯三讓論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翁養齋教子圖跋
書座右
學術辨中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又
與李子赤茂
上湯潛庵先生書
答同年許子位
與雲間陸郡博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示大兒定徵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與曾叔祖蒿庵翁
示三兒宸徵
與席生漢翼漢廷
答崔平山
與李枚吉壻
答沈友聖
答陳世兄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魏環溪先生書
答崑山丘近夫
與李枚吉壻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某
又
答張西山先生
與鄰邑某
答席生漢翼漢廷
與魯瞻弟
答阜平令潘
答張西山先生
上陳房師
與閩臬趙公

卷之二

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擬上臨雍釋奠表
論奪情疏
時務條陳六款
風俗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傅鷺來感懷詩序
同邑文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授經堂壽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黃陶庵先生集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潘泗庵先生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崇明老人記
謙守齋記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陳母侯孺人壙記
亡弟尙桓壙記
祝文　祭文
宿廟人
告城隍禱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先府君壙記
謁神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應潛齋先生文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羅源陳紹濂
平和汪奇猷　仝校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知。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閒。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

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騖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

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卽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太伯嗣位。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旣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寖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桑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脩。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荊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蠻荊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

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爲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泰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予。且問學焉。予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汙也。子辰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毋乃名與字不協乎。予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脩

於身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爲必可學。以參贊爲不足異。而勿半塗而廢。始乎民。終乎辰。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閒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說。恐失其眞。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

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嘗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脩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頒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爲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脩。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家自爲教。人自爲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鹵莽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擯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舊版漶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讀者病焉。余故校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天資不同。鈍敏各異。豈必皆如程氏所謂看讀百徧背讀百徧乎。曰。中人

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況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爲學者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註疏朱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脩之史而參之。不亦煩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疏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遡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註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瓶造耶。故程朱之於古註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槩。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

若薛文清之讀書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桑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故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惜陰錄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

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汩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尙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游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翁養齋教子圖跋

客有持養齋翁君教子圖請跋者。展而閱之。奇松怪石。出沒烟霞。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閒。左圖右書。顧盼自得。洵人閒樂事。宜乎軒冕之士。皆詠歌而歎美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雜。而其收功不一。無論溺於佛老。汩於詞章。蕩其心而不可以爲教。卽五經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則名垂天壤。亦有讀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嘗眞知聖賢之道。熙熙攘攘於名利之中。爲世之蠹而已。翁君誠分別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旣定。然後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咿唔松石閒者。行當爲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茲圖洵足羨也矣。

題許勛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洵讀書佳境。但未知所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駱王楊之徒。沈醉風雲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句有一句之益者。其惟濂洛關閩之書乎。知我勖亭世學相傳。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水所詠。必係尼山删定無疑也。

書座右

楊慈湖知温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閒。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悚然於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學術。皆偏僻不可爲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書之壁閒。朝夕自警。又當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者所當汲汲哉。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

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卽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埽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

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清源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

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乎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澂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

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閒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恃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

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閒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閒。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汩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陳其芻蕘之見。隴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隴其嘗以爲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爲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爲支離。輒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自起鑪竈。始於新會。盛於姚江。

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溢奔潰而不可止。其爲世禍。亦既彰明較著矣。其閒非無大儒。鑒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閒。不能一以考亭爲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蓁塞。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綱常之念。眞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格物爲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爲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庵、近溪、顯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庵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啓新、尙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闢門戶。自起鑪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怪乎講學者衆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隴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

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諸儒之說。眞僞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愼別之也。一隅之見如此。先生沈深積學。去取之心。必有定見。所輯五先生語錄。不識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上湯潛庵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踟躕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

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眞。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淸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嘵嘵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眞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磋琢磨。能造人才於精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

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特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文數首。幷塵台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奬譽。殊深顏汗。至來札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況、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橫議。豈可便寘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尊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幷祈留神。承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閒無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悤悤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旣。重訂垂棘幷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尙未見初續一編。希幷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貴邑。擬於莅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宣

頒。深感殷勤至意。但隳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劣。又値國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保障庶免繭絲。生平簞瓢自樂。行且冰蘗知甘。然何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煩。先生理學經濟。夙著東南。蒼生望澤甚殷。況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宄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耿何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間。何如物外軒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間樂境耶。願足下寶此閒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大有關繫。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與雲閒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閒。事事步武前人。譽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汩沒於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

下根本。當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間在玉峯晤靈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枉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壻。屠生王機。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幷謝教益。屠生爲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惶悚之至。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悤悤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皋夔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疏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朴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寘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載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疏慢之罪。不可言狀。茲

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眞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夐絕三邑已耶。惟望益加砥勵。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溯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昭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嘐嘐學者雖衆。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洵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關使者得老師札。即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菲材。荷蒙提拔。驟得一官。硜硜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爲餬口計。當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疏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昧昧。即爲厚幸。敢尙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尋一十七史。因恐浮沈。跎蹉未寄。舍親北來。即當送呈。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安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即兩人相較。亦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即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自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

病。工夫只是緜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彙。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愼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唁。心肺方裂。不能一敍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罔。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已。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襚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卽位而爲椑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

禮簽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註云。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絰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絰。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也。穴中不敢久羈尊使。悤悤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一。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蔀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煢煢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唁。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惓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尚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尚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譬如尪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新吾講究荒政。最爲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爲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悤悤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言。

答某

讀來札。知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如此。眞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卽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悤悤。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蒿庵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悤悤。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夫履貞厲之占。切中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夫。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勳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非一日便可投拱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可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穉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好。家中不必縣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

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閒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眞讀書人。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閒隔。無繇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莅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眞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肅此奉謝。統希垂鑒。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讀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閒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

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自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遄行。不得稍致寸敬。悵歉何似。某以菲材。待罪疲邑。雖外簡僻。而鵠面鳩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爲撫字。我輩叨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效。惟愛養赤子。爲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疏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邑所能辦。弟之愚蠢。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知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恩恩草復。不盡欲言。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閒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

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諭集解。係此閒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覿面也。

與李枚吉壻

舊歲懸望壻輩。有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闊。不意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最精。曾尋看否。此是晚村臨歿拳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愚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倘得免罷黜。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捐免。有田者應推廣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壻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挂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歉然。人歸悤悤。不多及。

與魯瞻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淸苦。然不圖淸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懷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

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恩恩。武脩、覲文、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脈。先生鼓倡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各見一斑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尙在兩歧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眞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況查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剏。至貴治之蕭條。久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腳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册送府。未見批轉。卽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旣。

答陳世兄

契闊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宄。山川間隔。未得一候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

才。從容清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注念。但某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涖事。幾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謹銘之心腑。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眞可謂取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沈。何足以煩知己耶。恩恩未及作札。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隳其自承乏以來。無寸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鬢半白。精力漸衰。既不能有被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己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嘆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十畝閒。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尙爲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胸中尙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昔人萬一否也。況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得閱近作。充滿流動。比舊時工夫大進。不勝雀躍。以此入場。不難搴蝥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愼。稍有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安脚跟。萬萬不可隨

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徼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愼之愼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愍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暌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舟楫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爲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動蓴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鬢半白。平生學業。汩沒簿書。恐爲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間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爲當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蹉跎。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臨朐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爲得人。天子亦倚以爲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楹莛。隴其在草莽之中。得而讀

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眞儒隴其益怦怦動於中以爲此眞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脩贄而造於門下者屢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跼蹐而不敢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不能近此生將汨沒無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敝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贈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色笑假人者乃謬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閣下姑信之而姑譽之未必眞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既已得達於君子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敍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脩書自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敢輒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聞之士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鴻才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今以閣下之曲加援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敍其情以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不敢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感仰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生平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固不敢以輒瀆也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與閩臬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閒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秉憲八閩。正値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也。況八閩爲考亭朱子闡道之鄉。以大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爲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峯之徒。皆係閩產。遺書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墀。肅此附候。舍弟向來杜門株守。未曾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聖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疊遭水旱。故雖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

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麤定。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積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皇上陳之。伏祈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爲孝道爲萬世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

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儆。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幷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閒。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

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淸。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睿鑒施行。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眞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卽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勦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尙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尙可勉彊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追。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桑。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賸之銀若干。以上年所賸之銀。留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桑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廖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之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册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

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寘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

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敍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瘠如靈壽者。既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縣奬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某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瘠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奬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尙有應復而未

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値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上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彊以瘠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瘠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見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

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儻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己橐。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而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册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士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册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擬上臨雍釋奠禮成駕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尙書堯典仍敕諭師儒勸修學業羣臣謝表 會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王崇學。百代開禮樂之光。闡精義於羲文。爰紹千年之遺緒。繹微言於謨典。一空近代之膚詞。輝溢成均。祥生寰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重道爲先。國家化民。尤以勸學崇儒爲務。故米廩瞽宗之制。剏自虞夏以前。而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登庸。而墳典不親。卽湯武無以成理。自嬴灰起而法律爲師。至漢蕞興而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校止爲美觀。所感在土木神仙。而師儒目爲迂闊。既鉅典之罕重。遂大義之漸湮。施孟梁丘。分鑣義畫之內。夏侯張霸。競爭孔壁之中。馬鄭爲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命之準。徒標奧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曾舉於西京。然非有崇文法古之思。則牲帛止成故事。卽白虎之辨。盛傳於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亦屬繁文。唐宋皆設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俱敦學制。疇爲接四代之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因以徵實。聿興大典。師古因以勵今。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徇齊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往帝。聲教徧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人誦太平天子。顧念太學爲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濯。懼其褻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懼其習而忘重。遂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輦朝馳。瑞氣偕犧尊並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燿。火同輝。猶謂奉玉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聿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莫若易。毋徒貴象數之雜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爲讖緯之兼進。惟乾畫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不關主德。堯典爲

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裨君心。執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請。昭然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踊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斯。聖主猶焦勞而念曰。日新之功。豈容有閒。予一人深宮考道。固當懷良玉未琢之憂。爾師儒學舍潛修。何可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勤修夫學業。用以共佐夫昇平。臣等德愧顏曾。才漸游夏。誦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吝敷陳。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恆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彊之義。成協和之休。以上聖爲必可幾。功勿閒於寒暑。以至治爲必可及。念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經樂緯之中。而無取乎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弗尙乎月露風雲。將見徧戴日戴斗之區。而靈輝普耀。撫卜年卜世之歷。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

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間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册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於奢儉淳澆之

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淩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奬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閒。其萬歷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册。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過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麤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蔀。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

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毖於後也。故嘗櫝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衆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書課士。使天下士浸灌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閑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乎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嘗紛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瑣無識者。既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挾之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學聖之人。而不識其眞。以爲是直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涵浸漬。不可復變。卽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洞心駭目。汩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適以墮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釁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視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眞。而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

洪永成弘之間。上非此不以爲教。下非此不以爲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待禁令。而衆共棄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彥。野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幾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程朱爲迂闊。則以爲支離。縱橫之習。佛老之餘。皆陰託於孔孟。以誑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程朱所言。非孔孟之眞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而曰。此越之道也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武塘周永瞻先生。隴其父執也。以所著四書斷示隴其。隴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似。貫串義理。固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爲宗者也。方先生之始爲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爲學者倡。今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爲文章者。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學已不詭於正。駸駸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生之能斷而得所宗也。隴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學術之不可不愼。先生留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熟矣。其必以隴其之言爲不誣乎。敢序以質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眞氏、仁山金氏、雲峯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爲大全。縣示於上。以爲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閒。至

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爲所奪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爲集義一編。嘗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以宋儒爲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沈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爲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爲怪。嘗思就大賢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敍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敍。則所宗者。考亭也。所訾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黃陶庵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庵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淩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彊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裝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耀。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傅鷺來感懷詩序

傅子鷺來示余感懷詩一卷。磊落纏綿。有唐人風。工詩者自能賞之。然特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觸乎外者也。懷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微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兩具牛。三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子細隋珠休彈雀。商量寶劍莫屠牛。能寧靜也。又曰。莫同狡兎營三窟。閒看祥鸞振九苞。能不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爲傷。雖怨而不爲懟。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之數奇。嗟劉蕡之下第。憐馮煖之窮。哀鄭虔之老。寄悶於瞿曇慧能。抒愁於黃鳥芳草。懟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善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別於平日。操持固然後嗜慾不得而奪。辨別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愼恐懼。無時敢懈。慮此懷之或奪也。讀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暢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則聖賢不過是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翰墨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傅子勉之矣。

陸桴亭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蔕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

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閒。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顧正者。請余敍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閒。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衞道。優游歲月。將汩沒之是懼。何能敍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嘗歎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善。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

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爲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爲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宇榱桷廣深修短之法。井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爲大謬也。自學者見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磨礪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侃。眞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眞思實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魯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爲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厦曲榭。可藉以成。孰知其志之不在斯耶。所謂鷦鷯巳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藪澤。而科舉於是弊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並其辭亦不能善。穛秕雜陳。稂莠錯出。幸而塗飾有司之耳目。冒昧一第。則奏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間學問。是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有珹玗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明道紫陽。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苟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之季。廢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爲己任。而況煌煌功令。以仁義爲鵠。以六經爲羅。以洙泗濂洛爲招。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素號才藪。起蓬蓽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益蒸蒸向風。相與集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序之。夫殫精竭思。上追秦漢。下淩唐宋。語必破的。言必中繩。吾黨之士。講而習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有願陳者。則未知我二三同學。所朝夕揣摩而爛焉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乎。抑但麗於辭乎。其眞見聖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容已。而侃侃言之乎。抑曰。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閒。而有

天壤之別。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卽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爲明道紫陽自恥。毋徒思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人焉。而無爲敬齋所歎。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卽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爲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既未嘗習之於洒埽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爲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爲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華。惟以驚人耳目爲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爲學成。不復知人間尙有當讀之書。當爲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鬯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偸。非天之生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已雕琢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

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爲基址。以濂洛關閩之書爲根本。以先正渾醇厚樸之文爲彀率。使自孩提有識。卽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質夫、惇五、蔣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爲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誤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慮耶。故爲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聰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月某日。爲吾師張子誕辰。請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閒始。顏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禮者。皆鄙而不爲。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而師張子。爲西山先生令嗣。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要一書。聚濂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焉。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磨相磋。以太極圖西銘爲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爲必可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也。不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眞積力久。豁然貫通。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藉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蕞爾靈壽。有光風霽月如茂叔者矣。有瑞日祥雲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民

胞物與如橫渠者矣。有生平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矣。儒宗理要之書。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與文山俱高衞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吾學以行吾教。是眞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禮也。相習已久。一旦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又有說焉。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簿正祭器。獵較所同也。簿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爲獵較。而以儒宗理要爲簿正。無謂烹羊炰羔。已足盡敬師之禮。而沈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相勖。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鬱而不昌。西山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埽去秕糠。濂洛關閩。於赫有光。纂成嘉編。畀我津梁。猗歟張子。克守義方。靑年力學。脫去膏粱。秉鐸於靈厥。聲洋洋。以其家學。惠我宮牆。旣修廟貌。以及門箱。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多士。奮於綱常。曰我有師。箕裘煌煌。開吾聾瞽。滌我膏肓。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入道之航。必窺程奧。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是匡。極天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眞傳。庶幾勿喪。俾我師譽。如山如岡。笑彼愚俗。昧厥短長。何以嘉師。旨酒承筐。以吾視之。是曰色莊。吾敬吾師。豈在豆觴。

潘泗庵先生壽序

余嘗讀呂涇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爲鄙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閒。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於乾興景佑之閒。今

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爲凡爲人子。宜書寘坐右。夫殿中丞與大中公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爲之子耶。人能以橫渠、明道、伊川之學爲學。何慮親之壽不殿中丞、大中公若也。錫山潘遠亭。與余同官恆陽。既歸而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白首而未能入其室。何足以辱遠亭之問。無已。則亦以涇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泗庵先生。少負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不減石建、薛包。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間。遭遇時變。以韜略顯。慨然慕趙營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衞霍蔑如也。膂力方剛。勳名正未可量。顧其志不第是。蓋鼎鐘之業。先生所以自勵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以望之遠亭者也。爲營平、爲伏波、洵樂矣。爲殿中丞、爲大中公、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黽勉焉。無以世局之利鈍爲憂喜。而必以爲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凊之具也。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潁考叔之羹也。易傳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繹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焉。眞積力久焉。義精仁熟。天下將翕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間。泗庵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間也。其爲樂何如耶。其爲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高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張而有得者也。顧高與程張。其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顧

學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能乎。吾勿信也。況遠亭之官於武強也。撫民以慈。而繩奸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爲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髣髴朱子同安之年。苟能策勵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名揚親顯。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芷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齋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屢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戶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以侑之。不可。隴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記萬石君傳。胸中若有不可已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人才濟濟。毛萇、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讐、孟喜、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臯之徒。以文詞著。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宣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夫以龍門之好奇。於一切庸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風。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

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即傳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寞如今日也。鳲鳩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者。孝謹之醇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常於中也。其卒章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道矣。毛董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生熟之殊耳。今我畏叔。少壯修行。晚年天倫自樂。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祝之。亦祝之曰。自今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區區一趙布衣。率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門貴顯。令名無窮。況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其所無。其所致寧可量乎。我焉知得效之盛。不如鳲鳩詩人之所祝。又焉知異日無網羅舊聞如史遷者。採其家風。爲魏里萬石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焉知千餘年後。無袁集嘉言善行如朱晦翁者。述其遺事。補入小學。遐陬僻壤。三尺童子。皆知有畏岩先生也。是在端明與諸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端弟試以吾言復於太史。其必以爲然也。

曹母成孺人壽序

余承乏恆陽。余壻曹子星佑寄語余云。吾父今年春秋六十有四。吾母春秋六十。請問所以祝壽者。余度星佑愛其親。凡可以祝其無疆。如天保之詩人所云岡陵松栢者。當無所不至。不待余言。且星佑尊人臻

萊翁暨成孺人皆生長名族而能以勤儉治家以禮法檢身無膏粱華靡之習氣其道自應得壽又何待星佑祝無已則有一焉其惟順親之志乎親之順則樂樂則壽此星佑所當勉也順志如何親之志有顯而易見者順之易有隱而難知者順之難今人自成童而後其親未嘗不日夕望之曰願吾子學成而得位也得位矣則又曰願其進而益尊也進益尊矣則又曰願其垂裕後昆也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古之人有二程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聞古之人有朱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是非不欲其子爲二程朱子恐其未必能而不敢輕責之也使其子果能如之則親心之愉快必有百倍焉者此其隱而難知者也順其顯而易見者而親壽增順其隱而難知者而親壽益增然則星祐欲順親志以祝親壽亦學程朱而已人之不能如程朱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讀程朱之書行程朱之行是亦程朱而已矣求之五經四書傳註以定其宗求之小學近思錄以握其要求之遺書外書文集語類以觀其全求之性理綱目以廣其識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必登其堂必造其奧動靜語默罔敢或越其不爲程朱者鮮矣星佑勉之哉星佑之學日進則臻萊翁暨成孺人之心日悅而壽日增天保詩人之頌豈難握劵而取哉請酌而祝曰願我星佑沈潛踊躍於理窟中惟洛惟閩是尊是崇居敬窮理不輟其功自近而遠日益擴充眞積日久豁然貫通在昔程子弄月吟風繭絲牛毛曰惟晦翁誰謂道遠我見其同爲世麟鳳實茂聲鴻高堂白首其樂融融喜我有子道通厥躬至誠洋溢格於上穹天降福祉益熾益豐我兩老人日懌於衷而目加明而耳加聰雖在期頤有如黃童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井陘道僉事李公。分查保定眞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道朱公。分查順天永平河閒二府之地。旣徧。乃合而爲圖以上。隴其備員俗吏。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永平之灣渝諸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衞白二河以入海。衞發源河南衞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路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衞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衞。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衞。眞定之水。如滋如派如滱。保定之水。如淶如易如徐。皆會於任丘縣趙北口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爲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滹沱河在眞定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雁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遶眞定府城南。歷藁城晉州束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閒府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靑縣岔河口入衞。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淸濁二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淸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交漳口合流。至滋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直隸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

廣平南五里。發源河南彰德府滋州神廬山。流至邯鄲縣。會洺沁二水。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口之四角河。在任丘縣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淀慈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匯三角淀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即豬龍河。至雄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豬龍河在新安縣南十六里。上流即布裏河。至新安名豬龍河。布裏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即楊村河。至高陽名布裏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即滋沙滱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蟾河。至蠡縣名楊村河。滋水在眞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枚回山。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眞定藁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滱沙二水。沙水即派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州。以至祁州三岔口。與滱滋二水合流。滱水即唐河。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入倒馬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滱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湯渡。係淶易沙三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淶水即拒馬河。在淶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荊關。

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淶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卽遒攔河。在淶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卽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册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淸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達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卽雹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卽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天鎭衛。流入直隸宣府鎭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磬山堡口。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日。流至宛平縣蘆溝橋。俗曰渾河。達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遶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萬派。而衞白二河其綱也。入衞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渾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水。有大陸。有九河。有衡漳。有恆衞。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卽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之大陸。衡漳卽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西七十里。俗名橫河。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潞水。或以爲卽派河者非也。衞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衞輝之衞。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垣濬縣滑縣東明

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下達河間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間。河決陽武。循響子口故道。東流抵濮州張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荆隆口。漫于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經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便入北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謙守齋記

余既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裒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剏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末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

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眞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閒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每焉卜治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閒。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閒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櫃。櫃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櫃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櫃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游。或博弈。或摴蒱。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寘所游家。並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頒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

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干宵。號艾賢。以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在公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寧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寃而卻其金。其在寧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絕其饋遺。其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朘割窮民。皮骨幾盡。使無人焉。覆翼噢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尙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鎭之以靜。芻茭糗糧之需。卒藉以辦。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朘民生而摧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墮地者。

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既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培克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嘗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疆場者。治其標者也。正己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頹俗。以爲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治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勸之。及隴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盡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共樞。既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疏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慷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頗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爲商丘人。前朝戶部尚書侯公恂者。孺人之祖。尚書子方域。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

孺人父也。孺人年十五。歸於陳子子萬。子萬世爲宜興人。祖少保端穀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先生。諱貞慧。以德行重天下。與朝宗爲莫逆交。甲申之亂。朝宗避地宜興。因締婚焉。朝宗既北歸。尋捐館舍。而定生亦尋卽世。家日落。徒四壁立。子萬煢煢無依。遂就婚商丘。孺人生而端莊。不妄言笑。長循婦道。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範。子萬之至商丘也。伶仃躑躅。孺人安之。不以爲苦。子萬旣壯。務讀書。好交游。孺人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爲厭。子萬作丞黎城。令安平。孺人皆隨之任。遇覃恩受封。家道寖盛。然益務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翦一幣。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紆青。霜臼雨薪。釵荊裙布。吾分內事也。又曰。世事何眞。惟做好人是眞。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慍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萬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牽制其胸襟者。孺人力也。彼世之生長閨閣。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常擾擾於衷。甚則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聞孺人之風。豈不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旣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蓋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有女七。多方爲子萬寘妾。有螽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寓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敍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諱堯夔字友唐妣戴氏祖諱錫胤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濃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歷己酉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乙卯以男隴其恭遇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寬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蔕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爲城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眞誠寬厚爲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墨濤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傚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黌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德及盛衰興廢之故津津忘倦晚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精核族人賴之康熙戊午九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太學生衢水公諱成純長女生萬歷丁未閏六月初二

日。終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一日。續配曹氏。隆慶戊辰進士漳州府知府景坡公諱銑曾孫女。萬歷丁酉舉人荆州府通判芝亭公諱蕃孫女。處士越凡公諱棻長女。生萬歷丙午三月初六日。終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以康熙乙卯覃恩贈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曹孺人出。長隴其。康熙庚戌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肇熊。後府君四十日而卒。次承勳。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熹。次許字婁縣陳嘉謨。孫男二人。定徵、宸徵。皆業儒。孫女四人。一適太學生金山李鉉。一適同邑庠生曹宗柱。一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童港北餘圩祖墓之東。亥山巳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謹識其生平大略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弟尚桓壙記

此吾弟尚桓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肇熊。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十四而喪母。弟纔十二。孤苦相依。備及酸辛。弟幼讀書未成。輒遭亂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在家。無師友切磋之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弟不能讀書。則當執一業。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爲天地間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既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予舉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獵取不義。爲父母養。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予爲吏江南。不欲變其初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應詔入都。既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卽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屬纊

之日。弟病已篤。聞變匍匐至牀下。一慟幾絕。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絰斂我。家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凶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方至九泉。日夕侍二親旁。不應衰絰。然弟之惓惓於垂沒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痛親。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毋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後府君之沒纔四十日耳。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娶馮氏。皆無子。以隴其次子宸徵爲嗣。二女。一育於隴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孺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隴其抆淚謹識。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竊聞幽明異治。徵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疆畫土。端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瘠土。在災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有賴焉。從來宿廟。祇應故事。在今對越。實矢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暘。願洽於時和。而民無夭札。願惕於民威。而民無愆慝。願虎馴於林。鱷馴於澤。而神戒其遠。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聽其聰。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沈寃。神牖余智。山有伏莽。神佑余威。欽哉帝命。毋隕而越。余其懲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隴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隴其受簡命。來莅茲土。勤恤民隱。是其職掌。苟或棄其生平素守。貪求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思。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窒礙。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病不作。盜賊不興。默奪潛消。神之賜也。惟神鑒其愚誠。有感必應。謹告。

告誠隍禱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令。以莅茲土。隴其受天子之命。以宰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隴其不恤其民。則爲曠官。神不恤其民。亦爲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今靈邑之民困甚矣。其所恃以輸國稅而活父母妻子者。惟禾麥是賴。乃幾月不雨。葉萎根枯。四望郊原若不毛也。隴其知之。神寧不知之。隴其憫之。神寧不憫之。第民之所依。惟神與隴其。而雨露之恩。非隴其所司。則惟神是望耳。今禁約甫頒。密雨隨下。土膚雖潤。猶未霑足。神其爲民請命於帝。必得大沛甘霖。庶俾禾麥鬱起。則民困其蘇。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尚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聿懷慘怛。瀝情於文。載牲於俎。齋戒越宿。將干神聽。豈期未禱。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乃民未饜。仍告於神。神不爲瀆。復宣厥靈。自晝而夜。甘澤再澍。優渥霑足。深入土脈。徂隰徂畛。禾黍翼翼。

隴不敢私。敢酬神德。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皋夔伊傅之蘊。不欲盡試。其急流勇退。而以其盛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賡歌颺言之治。致鳳儀獸舞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而獻於高堂。而公顧不及待耶。公之英聲茂實。彪炳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減。而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間矣。繼自今而往。丹徒之膏澤潤海內。浸生民。爲國家霖雨舟楫。爲百代高山景行。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窺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奧者。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視。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限量。胡公皆翩然莫顧耶。隴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口。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之言。隴其奉以周旋。恆恐失墜。正欲賴公鞭策。以翼其懦。以啓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留耶。承乏恆陽。聞訃驚悼。既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涑水之父。不得睹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不獲見治平之元勳。極盛之中。有遺憾焉。千秋萬祀。曷其有極。不腆片儀。用申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自世道微。政與學分。儒生矻矻。務崇虛文。詞章記誦。是精是勤。經濟家言。重在功勳。簿書期會。以答其君。其於大道。總未有聞。緊維夫子。絕類拔羣。惟政惟學。咸得其眞。發揮墳典。埽除積塵。洛閩遺言。藉以不泯。

以此成己。以此澤民。秉憲宅揆。上佐楓宸。無非斯道。磅礴薰甄。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湮。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編。尤後學津。發蒙起瞶。指示諄諄。隴其不敏。迷於道垠。常恐汩沒。與俗胥淪。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蕩除夙氛。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留滯南服。十載有零。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近在郊坰。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尚德緩刑。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茲明訓。心常惺惺。書紳服膺。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傾。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何慮何營。在我及門。常切牆羹。自今以往。何所取正。棟折榱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肴。旨酒兕觥。顧不我棄。鑒茲微誠。

祭蔚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倡之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爲恥。在野者知以干利爲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不知當何如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而不愧者。蓋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閒氣所鍾哉。隴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隴其待罪嘐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詩。奬其葑菲。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聞其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恩怨。卽隴其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

以負大賢期許自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卽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正當如此。遂直薦之九重。復其舊職。隴其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又癸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隴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爲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功。故其取人也。寧樸毋華。寧樸毋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爲重輕者乎。隴其自承乏幾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塡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篤生我大史。羽翼王家。表儀當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以睹令子之成。而竟止此耶。太史爲當代偉人。德日崇而業日進。方將以啓沃我君者承歡我親。而遂遘此憂耶。夫期頤之數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存沒如一。自今以往。輝煌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赫奕鼎鐘。太史之功。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爲國之瑞。卽公之爲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爲世之祥。卽公之爲世祥。泰山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莫不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

寄於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洙泗閩洛之學術。付於後人。與積於一身何異。隴其海濱下吏。辱太史之知愛。既悲公之仙駕驟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克昌厥後。雖已逝而猶生。既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公卿之尊。不能易其一日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匱。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能必其親之光耀千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溫乎其容。藹乎其顏。聽其言。侃侃誾誾。昔誦其文。今見其人。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別。相隔數年。有道之思。時往來於胸中。乙卯之秋。承乏練祁。不喜得官。喜得親公。公來迓我。會於舟中。歡然話故。不惟契闊之慰。亦謂公能訓我以德。迪我以政。而勖我不及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復入都。兩年之間。聚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南旋。孰謂造物竟奪之速耶。計公生平。愷惻爲心。束脩勵行。與物無競。與世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何爲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摧之易。又何爲乎。世俗滔滔。競於浮囂。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天不欲迴狂瀾。而顛隕搖落。曾莫之惜耶。夫既不欲展其用。又何爲予之以文章。授之以甲第。使之若遇若不遇耶。天道茫茫。不可究問。從古而然。我獨悲良友之云徂。失我典型。亡我準繩。能不涕泗滂沱。而哀不能自勝。公歸九泉。遇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蹙。相與請於帝。默持陰護。俾返於淳龐。而躋於仁壽。其亦有意乎否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黃。生爲正直。沒必爲神。公往依

之。切磋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應潛齋先生文

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洌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乂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泉。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片。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陸稼書先生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陸隴其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